

知味 真性情的读书人

顾健

真性情的读书人有两样是魂灵之所系,其一为书,所谓“耽书是宿缘”;其二是女人,所谓“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仙李太白,曾无限感喟: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也许那位胡姬的“烟媚媚行”早已摄取了诗人的肝胆魂魄。风流调悦的诗人韦庄,遥想“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胜景,也是陶醉在温柔乡中而难以自拔的吧。是的,拥有好书和好女人,算是读书人两个瑰丽的绮梦吧。

喜欢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喜欢。遇得一本好书,就像茫茫人海中邂逅了相濡以沫的知心爱人。于广厦万千之间,于人群万千之间,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就这样不期而遇,发出“原来你就在这里等我”的感喟。

读书,带给我的快乐却是真切和持久的。特别是当书本上的某些感悟和自己的知识储备相投射,相叠加,那种“心有灵犀”电光火石的快感让我沉迷。每一本好书都令我心动,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记不起来是哪位哲人的睿智之语——我所有的沧桑都来自书本,阅读成就了我。

喜欢读书,我也喜欢买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时,会自己一个人去路边的小书店淘书。我不去大书店,不喜欢那里的氛围,喧哗嘈杂,好似集市,裹挟了那些好书。现在的书可真多,林林总总,“乱花渐欲迷人眼”。可真正值得解囊购买并在日后细心品味的,实属凤毛麟角。买书其实于我就是淘宝,“山中石多真玉少”,要买到一本心仪的书是要费些心力的。可我却很享受淘书这个过程,得意处是将那些“养在闺中无人识”的好书请回家里,在日后阅读时,每每会意欣然而忘食,验证了我属属慧眼识珠,眼光独到。我为那些好书而庆幸,“幸有我来山不孤”啊。

闲暇也上网逛逛,鼠标一点,好书尽入囊中,这也算是淘书的升级版吧。网上购书,其实风险也不小。倒不是金钱上的损失,关键你无法亲自翻阅品味,有时凭的就是读书人的直觉。通过网络买到湮没已久的好书之惊喜,夸张点讲就像是“爸妈安排的相亲,去了后发现未慧乔坐在那里”。

我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借书和书被借。个中缘由其实简单,看书最大享受就在于可以涂抹圈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真味,“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和属于自己的书物意对谈,物我两忘,堪比知己红颜,“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借来之书,即使艳若桃李,妩媚风流,蠢蠢欲动之际,自己也难瞻前顾后,不敢造次。不出借收藏之书并不是小气,实在是怕遇到“囚首面读诗书”之人啊,若借阅者“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而不谱风情,那好书是否比烟花还寂寞呢?当然,书上我个人化的批注也会泄露自己隐秘的情感线索,恐为不理解和耻笑,又何苦来呢?记得自己为了不伤别人开口借阅之颜面,有次还特地去书店买了本送他,当时很为自己的周全而窃喜不已。

读书,给了我很多。不仅有外在的虚名,可见的利益,还有潜移默化气质蜕变,读书疗俗,治愚,养气,怡情。“自当抽暇困苦学,奉劝世人多读书”,让我们都多一些书卷气,少一些烟酒气。

黄金非宝书为宝,万物皆空善非空,此乃真性情读书者心所追也。

名家新篇

诚挚地献上干姜二片

陆春祥

南朝。齐。绍兴人孔琬之,做临海太守好几年,以廉洁著名。

有一天,朝廷让他改任其他官职。他料理完一些事项后,就去拜见皇帝。带点什么礼物呢?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带给皇帝,也没有这个习惯。突然,他眼睛一亮,窗台上不是还有几片干姜吗?就用这个吧,干姜,祛风和胃,抗菌养生,也是临海的特产呢。于是,孔琬之就将二片干姜,用纸小心包好,献给齐武帝。

武帝一看,怎么送姜片给我啊,太寒酸了吧。孔琬之看着皇帝不太好看的脸色,自言自语地推荐说:这个干姜,我把它当作很好的补品,冬天可以驱寒,夏天可以解热,放半片,开水煮汤,加点糖,鲜甜无比。姜片虽少,我的心是诚挚而无暇的。只是成干姜片了,来年不能做种子呢。

武帝看着孔琬之,知道他的清廉,于是连声啧啧叹息。

我猜测,武帝一定是在感叹,我朝有这样清廉的官员,实在太高了,或者还有自警,我们的官员是不是太贫困了些呢?

明代冯梦龙在他的笔记《古今笑》里,对孔琬之献干姜,有一句评语是这样的:比医家一剂药尚少一片,太娇,太娇!

是啊,孔太守似乎有些近情理了,你要么就不送嘛,要送就送几个斤,再不济也送个一包嘛,最不济也送个三片啊,二片?一剂药还要三片呢?

孔琬之献干姜片的事迹,一定要大大表彰的,这可是广大干部清廉的典范啊。

但是,不同的版本,却有不同的记载。

事情是一样的事情,只是数量不一样。数量不一样,有的时候,会导致性质的改变呢。

《南齐书》记载:“姜二片”,是“姜二十斤”。

《南史》记载:“姜二片”,是“姜二千斤”。

从史作者生活的时间看,《南齐书》的作者是南朝的萧子显,《南史》的作者是唐朝的李延寿,那就是说先有“二十斤”,后有“二千斤”。“二十斤”怎么会变成“二千斤”?我的推测是,“十”变“千”,只是字形上的相近,完全有可能的是,李延寿看到萧子显的版本,因为人工刻印的原因,刻印工人刻错了,多了一撇,于是就一错再错。刻错的事,历史上太多了。

而冯梦龙在写《古今笑》时,一个“二十斤”,一个“二千斤”,让他迷糊了。“二十斤”似乎还近情理,这么点干姜,实在不值什么钱,你看看,那些小摊小贩随便哪里批发一下,也不止这个数量,这么点姜,怎么赚钱呢?“二千斤”,从情理上看却不合,临海虽产干姜,但他弄这么多的干姜究竟想干什么呢?送给皇帝内官做成姜罐头?皇帝后宫女人大大的体恤?他不可能如此大方地拿公家的东西做自己的人情!而且,已经有“二千斤”,皇帝还嫌少,武帝这么贪吗?

冯从孔琬之的生平,再结合齐武帝当时的表情,还不如干脆写成“二片”,“十”会变“千”,难道“斤”不会变“片”吗?极有可能!这样不是更能显现孔太守的清正廉洁吗?

《南史·孔琬之列传》中还有这么一个场景描写: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琬之付狱治罪。或谏之,琬之曰:“十岁便能偷盗,长大何所不为?”县中皆震肃。

毛泽东读到这里,有几句批语是这样的:不要

像孔琬之那样,从偷了一捆稻子的十岁小孩,就推断他长大必然为盗的形而上学,认为“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应予警惕。

我的新作《焰段》里有一则《一枚铜钱的血案》,似乎比孔琬之之严厉百倍千倍,因为张咏要了那个偷了一枚铜钱吏卒的命:

宋朝人张咏做官崇阳时,一案振天下。一名吏卒从府库中出来,张见他的鬓发下夹有一枚钱币。张于是追问,吏卒承认是府库中的钱。张于是命令杖打他,吏卒突然说:一枚铜钱算什么?还要打我!你只敢打我,却不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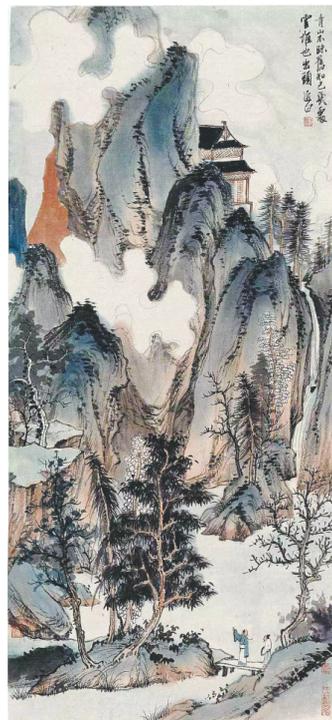
张拿起笔写下判词说: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写完,拿着剑走下台阶,斩下吏卒的头,然后向府衙自我弹劾。

吏卒的蛮横想来是建立在他熟知律令的基础上,不会因为一枚钱而开除我,并判我的罪,公家的钱拿这么一点真的不算什么!张咏的胆量也是建立在合情推理基础上的,想来你不是第一次了,日积月累是个普通的道理。一枚铜钱的血案空前,但不会绝后,许多为钱而亡的历朝历代贪官都证明了张咏行为的正确性。

因此,我不认为孔琬之治罪偷窃小孩是形而上学,水滴石穿也是很普通的道理。

孔琬之献干姜片,到底是“二片”,还是“二十斤”,抑或“二千斤”,让文史学家、文字学家考证好了,形而上学的帽子无论戴还是不戴,都不影响孔琬之清廉刚正的形象。

谨向孔琬之的两片干姜致敬,这是一个正直廉洁官员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青山不昧旧知己(山水) 杨近白

聊斋闲品

旁观者

王月鹏

我从来就不曾真正介入,我只是一个旁观者,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世事纷扰,看见即是一种选择。米开朗基罗是在自然石头中看到大卫的形像,于是搬回家,去掉多余的东西,最终成就了《大卫》这个作品。发现的眼睛,以及懂得什么是多余的,这有多么重要。

那些决定和影响我的事情,在我之外发生,我成为自己的旁观者。与此同时,诸多与我无关的事情在内心纠结,不知所措,我迷失在别人的事务里。在被动的选择与主动的人生之间,究竟存在一种怎样恒久的力?它改变我,也捍卫我;它远离我,也拥抱我;它伤害我,也成全我。

有些情感是不需要表达的,有些爱永远都不要说出口。

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我将永远记着。在世界的逻辑中注入个人情感,我仍然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始终放下对自我的警惕之心。在这世上,我最不放心的,时刻都在警惕的,是我自己;我最珍惜的,其实是这个旁观者的身份。

我与另一个我之间,始终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我一直站在这个角落,冷眼旁观。我的心是热的。我想告诉你,我的心是热的。这是一个世人所不知道的秘密,我想让你知道这个秘密,这个曾经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

拉开窗帘,窗外是另一个世界。白色的光有些晃眼。我坐在椅子上,像一个陌生人,内心安详。街上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这样的上午,夜色依然没有撤离,我依然迷失在昨日的夜色里。这个世界以及这种生活并不属于我,我也从来没有如此奢望过。我更想过的是离群索居的日子,偶尔走向人群,暂时地离开自己。当我离开自己的时候,更加懂得如何爱惜和维护自己。人群并不是让我情感认同的事物。我热爱的事物,永远与我保持了一段抹不去的距离。那些坚定与执着,那些美好的情愫,因为距离的存在而存在。

我不羡慕别人的生活。我深爱那些属于我的时光,爱那些时光里简单固执的我自己。这个经历了一些事情的人,他始终是沉默的,他的日子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安宁。他的沉默,有了一抹悠长的回声。

在别人忽略的地方,我找到自己的快乐。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快乐。那些懂得这快乐的人,我视之为知己。

我们终将走在路边的某个拐弯处,促膝相谈,然后挥手作别。

新书架

《中国通史》

唐丽君

五卷本《中国通史》对中国人普遍关切的重大史实做了全新深入的解读,这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

近年来,影视和图书出版中出现了“历史热”,出现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和图书作品,为普及广大受众的历史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作品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一些以“正剧”形式出现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严重背离了历史事实,更有甚者,有的所谓讲史著作无视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热衷于“颠覆历史”,这些价值观、历史观扭曲,历史事实错误的作品对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年学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本书将为整个民族认同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例展示出来,表现出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对广大普通读者和党政领导干部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纠正当前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微型小说

夜明珠

贺敬涛

黄七听说南京失宝之事后,知必是麻三潜入蒋府所为。

这一日,黄七精心备了一桌酒菜,邀麻三来聚,麻三天生好酒,且嗜酒如命。

酒是特意挑选的醉三春,麻三的最爱,菜品也极其讲究,油炸飞天七彩蛾,秘制酱肘子,白酒醉黄鸡,泥鳅钻豆腐,谈话间,三坛醉三春已经见底,两人已是酒至十二分。

黄七支支左右,花言巧语骗说要一睹夜明珠真容,那麻三酒醉,果从贴胸处摸出一布包,布包里是一层油纸,油纸里是一层绵纸,绵纸里包着一物件,晶莹剔透,透出一股绿幽幽的寒光,正是夜明珠。

此时已是子时,夜色正浓,夜明珠发出灿灿亮光,百步之内明如白昼。黄七见宝立时露了嘴脸,左手一招猴猴摘桃,右手一招黑虎掏心,重击麻三胸部一拳,人借拳力倏地退后三尺,麻三一惊,酒醒大半,不防又中一拳,竟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

黄七哈哈大笑,拱拱手:“大哥,小弟成全你。”音落,三枚金钱镖迅疾飞出,麻三急忙闪避,还是迟了,嗖的一声,左耳被削去,另两枚金钱镖噗噗没人墙中。

耳听得麻三大喊一声:“后会有期!”话落,人已

连载



如果是老徐的亲戚,那这根线还有机会续上。

康主任眯起眼睛看了一眼,神色略显尴尬:“不是亲戚,是仇人。”

“仇人?”

“哎,这个人叫刘振武,原本是当地一个中学的校长。去年他受老徐蛊惑,挪用学校公款淘了

一件新出土的瓷器,拿到北京一鉴定,嘿,发现是假的。刘振武回到卫辉,亏空补不回来,结果教育局把他开除公职。老婆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娘家,没承想路上遭遇车祸,全没了。刘振武一下子就疯了,从那以后,他专盯着老徐,一看见就絮絮叨叨,说老徐把真瓶子给他调包了,要他还……”

我冷冷地看着康主任言辞闪烁的模样,想来他在其中也扮演了什么不光彩的角色。

这又是一个假古董害人的血淋淋案例。这样的事情,我见到的实在太多了,轻则妻离子散,重则家破人亡。看着发狂的刘振武,我对那两个人的愧疚之心减轻了,对老徐的厌恶又多了一层。

刘振武在那边继续狂喊着:“我要拿回我的瓶子,我的瓶子!我的人物!”看来他是真疯了,还幻想冲进卫辉,把老徐藏着的真“真品”拿到手呢。

听着刘振武的叫喊,药不是的眉头突然耸动了一下。他对康主任道:“老徐卖给刘振武的,是件什么瓷器?”康主任摸摸脑袋,双臂

伸圆:“这么大一罐子,元青花还是明青花吧?具体什么样我记不清了,上头画着啥啥啥山的。”

“东西在哪?”

“你是说刘振武手里那件?早被他自己给砸碎了,就在市政部门口砸的。”

药不是一下子抓住话里的细节:“刘振武那件?这么说,老徐还有很多件喽?”

康主任变得很尴尬,搓着手,满脸通红地说:“呃,还有几件吧,他不是那个……干这个的嘛。”

我心里有点奇怪,药不是为

何死抓住这件事不放?药不是硬不得跟我解释,又追问道:“那老徐手里那几件在哪?”

康主任没吭声,但他的视线很自然地朝着工厂旁边飘去。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作坊除了炉子,还有一排烧窑,自然也可以生产瓷器。

药不是带着我,朝厂区走去。警察要拦阻,药不是说我们不去厂房,只想去看看旁边那一排烧窑。窑口距离爆炸现场有三两百米,他身份又特殊,警察没拦

着,一抬手让我们过去了,最多叮嘱了一句:“这些都可能是犯罪证据,不要随便拿碰。”

我们俩走进去,仔细端详。从烟囱高度和窑口体积判断,这个烧窑规模不大,窑间随处可见一地的胎灰和釉浆点滴,管理相当混乱。坛坛罐罐摆得到处都有,不过产品形制比较单一,多是阔口瓶、高足碗和挂盘,纹饰与釉工拙劣不堪。

看来这个瓷窑是量产型的,以量取胜,虽然在行家眼中不值一提,但糊弄刘振武这种棒槌已经足够了。

我不明白,这种地方能有什么东西,怎么会引起药不是的注意?

药不是围着烧窑群转了一圈,神色颇为不善。我问他看到了什么。药不是一指后头,说你自己去看看吧。我过去一瞧,后头是个库房——说是库房,其实是一个破旧砖院,我猜从前是个牲口棚。棚里摆放着一排青花瓷罐,有十几件,样式完全一样,都是大约半米高,直口短颈,溜肩圆腹,还有一个厚厚的唇口。

那赵姓技术员和老徐都没能及时离开,很不幸地被高温铜液溅到了身上。赵姓技术员浑身都是黑色的炭斑,当场丧命;老徐不知是运气好还是不好,因为躺倒在在地上,喷溅的部位不多,可全都在脸上……

我缩在钢板后头,双腿有点发软。刚才可真是千钧一发,若不是我反应及时,只怕现在也送掉了半条命。我们的计划做得很周全,可没算到这种情况。

警察们很快打开车间大门,看到我这一片狼藉,先喊了几声,听到了我的回话,才冲进来。他们把我从钢板后扶起来,拿起对讲机说人质安全。然后俩小伙子一左一右,把我架了出去,其他人拖着赵姓技术员和老徐也迅速撤离现场。接下来,就得交给专业排险的队伍了。

我出来之后,看到工厂内外已经布满了警察和警车,还有防暴队员,个个如临大敌,看来市委对此事高度重视,这么短时间就有了反应。

药不是也在队伍里,看到我出来,立刻迎了上去。他还没说

话,旁边康主任先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惶恐不安地说:“汪教授,汪教授,让你受惊了!”他又压低了声音,声泪俱下:“没想到老徐居然这么不是东西,贪心到了这地步,我对不起你啊。”

我看康主任双鬓都差点头白了,可见着实吓得不轻。老徐是他介绍给我搞古董交易的,真要追究起来,他脱不了干系。我大难不死,心有余悸,也懒得说什么。其他几位市里的领导也纷纷过来,亲切慰问,表示一定彻查云云。

我被送到一辆救护车里,做了全身检查,这才有机会跟药不是单独说上话。他端详了我一番,也不略作宽慰,直截了当地问道:“探听到什么没有?”

“只探听到三个字,鬼谷子。”我摇摇头,心里颇为沮丧。赵姓技术员已死,老徐能不能活还不知道,工厂里的其他工人肯定接触不到高层次的东西。这一场意外爆炸,倒替老徐灭了口。

我们费这么大力气设局,却在最后时刻被意外搞砸了。不过话说回来,若是没爆炸,我现在还有没有命,就不知道了。

“鬼谷子……”药不然低声咀嚼这三个字,陷入沉思。

“这是中国古代一位传说人物……”我解释道。

“废话,这个我还是知道的。”药不是瞪了我一眼。

这大概是一种代号之类的吧,可惜现在不太可能问出来了。可费了这么大力气,只挖出了这三个字,我们两个总觉得心有未甘。

这时外头忽然传来一阵喧哗,似乎有个人在号啕大哭。我和药不是往外一看,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要往工厂里冲,一边冲一边哇哇地哭。他动作很狂暴,三四个警察拽都差点拽不住,时不时还会仰天长啸,露出一脸醒目的大白牙。

我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再一看,一下子想起来了。这是第一次老徐离开宾馆时,我隔着窗户看到站在街边上的那个奇怪男子。

康主任这时陪着笑脸凑到救护车后头,我问他,那男人是谁,哭得这么伤心,难道是老徐的亲戚?